

作家谈写作

军营，我们的文学故乡

徐贵祥

四十年前的一个冬天，军用卡车拉着我们这些新兵，从兵站到营房，穿过了大雪飘扬的城市。至今仍然记得，在那飘雪的世界里，还有阳光，似乎是雪花照亮了阳光，又似乎是阳光编织着雪花。进入营房之后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新兵排宿舍门后的火炉，宽而且高。每晚熄灯前，灶台周围铁丝架上便挂满了新兵们的衣服和鞋子。一轮皎月挂在窗外的树枝上，不时有干部或老兵踏着薄冰在门外走动，蹑手蹑脚地开门进来，挨个查铺，帮大家掖好被角，又到窗前查看通风口，加几块煤，捅捅火，火苗往上蹿了几蹿，立刻，雪白的墙壁就被映出一片闪烁的橘红色，静谧的房间里就重新弥漫起夹杂着汗味的温暖。

这就是军营生活在我脑海里植入的第一缕诗意，或许就从这个时候开始，我就一脚跨进了一个与此前经历的乡村生活迥然不同的世界，徜徉在一个橘红色的天地里。常常是在一天的训练结束后，面向落日黄昏，在营房西边向西眺望，思想的目光越过太行山，越过秦岭，仿佛那里就有“大漠孤烟直，长河落日圆”，那种雄浑辽阔的意境在我的生命中构成了永不消逝的电波——夜阑卧听风吹雨，金戈铁马入梦来。

现在，我有理由说，那座军营就是我的故乡，不是人们常说的第二故乡，尽管它不是我童年生活的地方，但它依然是我的第一故乡，我的精神家园和文学故乡。从军二十四年后，1992年，我写了一部小说《弹道无痕》，被改编拍摄为同名电影后获了一些大奖。最令我感动的还是片头：一轮巍峨的太阳从远方的地平线上升起，红彤彤的光辉弥漫了整个画面——这正是我心里储存了多年的色彩啊！我在写作的时候，并没有把那些场景同新兵时期的那团炉火结合起来，脑子里倒是若隐若现地晃动过几位战友的影子。影片里出现的并不是贯穿始终的火红的基调，只能理解是本人记忆中的诗意潜伏在小说文字里、传递给再度创作者了。

飞雪，炉火，大漠，孤烟，辽阔，雄浑，这可能就是我的心理文化结构的基本框架。我一直认为，一个作家，应该经历一些难忘的事情，甚至应该有意识地为自己制造一些传奇的经历。

幸运的是，就是从那座军营出发，我参加了战争。说幸运，是因为战争让我有了传奇的经历，有了与众不同的体验和感悟。在四十多年前那场边境局部战争中，我们连队被授予“炮兵英雄连”的称号，我本人在第一场战斗中就立了三等功，从而在我的心理文化结构中，又增加了一抹新的颜色——英雄理想。

■本报记者 柳青

上周末公映的《银河护卫队3》被视作拯救“漫威电影”的希望之光。自《复仇者联盟4：终局之战》上映，“钢铁侠”和“美国队长”翻篇了，继任的“超级英雄”难以到位，“漫威宇宙”已很久不曾出现票房爆款或口碑之作。《黑寡妇》《奇异博士2：疯狂多元宇宙》徒有角色和主演的双重光环，没能如预期的成为话题之作；力推的新世代主角团“黑豹”和“蚁人”，观众缘之差可陈；拓展漫画改编范围，铺垫“后复联”时代的太空歌剧，但《尚气与十环传奇》和《永恒族》完全失败了。

《银河护卫队3》上映前的口号是“复联4后，漫威最佳”，事实上，上映当天它在中文网站得到的评分是迄今为止的漫威最佳。而微妙之处在于，《银河护卫队》上映于2014年，长达九年的时间里，这个系列在漫威宇宙的边缘自成一体。导演詹姆斯·古恩以放肆恶搞的B级片趣味，在超级英雄电影这种束手束脚的类型片中，创造了一种兼容怀旧趣味和当代鬼畜段子混剪的特殊“作者风格”。《银河护卫队3》给整个系列划上句号，但此时此刻“银河护卫队”的圆满，不足以后续的漫威电影路。极度平庸的《蚁人与黄蜂女：量子狂潮》和可看性尚佳的《银河护卫队3》，两者没有本质差别，它们都不能改善“漫威宇宙”正面临的困境。

《银河护卫队》系列的前两部没有给“超英”类型片制造新的议题或新的英雄人设，甚至，第一部《银河护卫队》在“漫威宇宙”中的作用是完全工具化的，负责给角色大串联的《复仇者联盟》打补丁，交代一部分与“复联”相关，但在《钢铁侠》《美国队长》等主角系列中没有正面出现的背景情节。导演詹姆斯·古恩不按剧情片的常理出牌，不经营完整的情节线和人物形象，取而代之以搞笑段子的混乱杂糅。这两部电影留给观众的印象，是从1970到1990时间跨度近30年的“怀旧金曲”串烧，以及浣熊、树人和太空狗等“萌萌哒”非人类角色。

星星般斑斓的歌声，是孩子们对这世界的爱

（上接第一版）作为意大利国宝级合唱团安东尼诺小合唱团的姊妹团，这支上海的合唱团取名“绣球花”，初衷就是相信合唱不仅仅是技术的训练，更需要人与人之间协作、通心，像绣球花般簇拥在一起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在节目主持人撒贝宁提议下，现场嘉宾和观众纷纷

写歌词，动情描述他们认知的斑斓世界。这场创作接力活动还延展到线上，在“我为经典咏流传填词”互动话题活动中，金色的波浪、绿色的小草、红色的国旗都被汇入歌词。一位网友留言：“歌声让孩子们唱出勇气和梦想，好像世界治愈了他们，但其实是他们治愈了。”

导演圆满了，“漫威宇宙”的难题并没有解决

《银河护卫队3》能重建漫威电影信心吗



的不再是人类，主角换成了毛茸茸的浣熊。浣熊“火箭”和最终退隐的男主角“星爵”之间，不仅是超级英雄世界里的代际传承的关系，“火箭”被揭开的隐秘的过去，其实也和星爵以及两位女主角“卡莫拉”“星云”经历的故事构成了镜像。概括起来，这是一群同病相怜的小伙伴，他们有生之年不能幸免的劫数是背负着童年阴影去认清父亲，竭尽勇气逃离邪恶恐怖的父亲，从而获得完整健全的自我。星爵是这样，卡莫拉是这样，浣熊“火箭”也是——把它从一只普通的北美浣熊改造成超级小动物的造物者，是象征层面的“父亲”。

詹姆斯·古恩很明白，“爸爸在哪里”和“爸爸坏爸爸”的主题，在好莱坞电影里实在是被重述了太多，所以在星爵、卡莫拉和星云的故事里，情节是被淡化的，重心转移到稀奇古怪的人设和星际脱口秀的奇观。到了第三部，导演仍然有勇气充满自信地再现同一个主题，他甚至又一次出乎

观众预期，一反之前的笑料桥段集成，正经地讲了一段“从弑父通往自由”的故事，特殊之处在于这次是让一只小动物角色扮演“讲过一万次的故事”。这造就了《银河护卫队3》最重要的看点，也就是套路中的反差。詹姆斯·古恩先是利用流行音乐的趣味，之后是英语笑话的趣味，这一次是动物角色的无可撼动的萌宠优势，一次又一次在陈旧的套路中注入观赏的乐趣。譬如电影里众人为了救浣熊来到造物者一手打造的“美丽星球”，结果看到的是一群动物扮演着无聊无趣的美国中产阶级景观。显然，这里戏仿了《楚门的世界》，但并不像《楚门的世界》提供深度的反思。这恰恰是詹姆斯·古恩为《银河护卫队》系列确立的风格，它搜罗现象和景观，通过对陈词滥调的全新排列组合以达成玩弄。

《银河护卫队3》终结了一群人的传奇，却很难说能让观众看见“漫威宇宙”未展开的风景。主角团队的各自圆满，遮蔽了更庞大的“漫威宇宙”此刻的困境，即，反派的疲弱。《银河护卫队3》里歇斯底里要制造完美生物和美丽新世界的“造物者”，还有《蚁人与黄蜂女：量子狂潮》里醉心于进化的“征服者”，在架空奇幻太空背景中，他们成为空洞的寓言形象，生硬地嫁接着诸如科学怪人和恐怖统治者之类的“高概念”。至于在《黑豹》系列中，“反派”更是虚妄的概念，反复上演的是弱者和弱者的相争。于是在《复仇者联盟》功成身退以后，“漫威宇宙”面临难以为继的困境：反派是谁？未来的超级英雄们究竟要遭遇什么样的困境？他们要对抗什么？他们为何而战？

15年前的《钢铁侠》上映时，好莱坞庆幸得益于电影制作技术发展，美国漫画中天马行空的景观可以被搬上大银幕，五花八门的漫画角色将成为电影素材的富矿。然而，随着漫画人设和奇观红利的不断被消耗，时至今日，漫威以及更广义的漫娱作为一种文化的困境暴露在电影改编中，它并不具备充满生机、可以无限扩展的内核，星辰大海看不到边界，但漫威对人物、对议题的想象，已经踟蹰于边界。

培养更多立志“报效祖国服务人民”医学生

（上接第一版）“走到今天，一方面技术飞速发展，另一方面还有很多医学问题待解，还有很多患者等待着挽救生命的新疗法。我们更要思考，如何提升医学青年的创新力，勇闯医学无人区。”江帆说，从世界首次成功抢救大面积烧伤病人、首创癌症诱导分化治疗，

到世界首例断肢再植手术，上海交大医学院拥有诸多辉煌的创新历史。如今，这一行走的思政课有一站是上药集团，就是为了厚植青年学子的创新精神。目前，“上药一医医创新成果”孵化平台已经成立，目标就是要助力实现生物医药领域更多“从0到10”的突破。

以上海市花命名的白玉兰戏剧奖，为什么让戏剧人都对她那么心仪、仰慕和青睐？我想是因为她的“公开、公平、公正”，同时承载着上海的城市文化，又丰润着城市文化，三十年来，“白玉兰”奖，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盎然生机与卓然风采。

海纳百川，追求卓越，她在海派文化的滋养中诞生，最没有门户之见，欢迎全国的戏剧优秀人才，不论剧种、不论年龄，不论地域、不论行当、门派，都可以来上海这个大舞台一展风姿，只以艺术魅力论英雄。所以大家都很爱“白玉兰”、喜欢“白玉兰”，三十年来“白玉兰”香飘梨园，已经成为上海城市文化的名片。

上海，是能够做成事情的，是能够做成大事的热土。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，我也是被上海引进的外地人才之一。1987年，我就夹着《曹操与杨修》剧本，坐着绿皮火车，听着贝多芬的命运，闯出了潼关，来到大上海。我很荣幸，在1989年举办的第1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上，以京剧《曹操与杨修》中的曹操一角获得了主角奖的榜首，1993年，因为京剧《智取威虎山》李勇奇一角，我获得了第3届白玉兰戏剧奖配角奖的青睞，2001年，新编京剧《贞观盛事》中的魏征一角又为我赢得了第11届白玉兰戏剧奖主角奖。4年后，第15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把“特别奖”颁给了我。第30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又把终身成就奖授予了我。一直以来，我都把“白玉兰”当作对自己的激励，再一次拼搏的起点，继续奋发前进。

我和“白玉兰”的缘分也还在继续。继第一任白玉兰戏剧奖评委会主任袁佐临老师、第二任评委会主任袁雪芬老师之后，我又有幸接任了白玉兰戏剧奖评委会主任一职，肩负起了新的责任。就像纯洁、清香的白玉兰花一样，公开、公平、公正正是白玉兰戏剧奖始终如一追求。关于“白玉兰”的评审工作，袁雪芬老师有“八字箴言”：“请客不到，送礼不要。”所有评委非常严格认真，自觉自律地维护着白玉兰戏剧奖的纯洁性。也因为如此，白玉兰戏剧奖才能得到业内同行的信任和认可，赢得广大观众的欢迎，成为全国影迷很喜欢，也很信赖的一项戏剧表演重奖。

因为白玉兰戏剧奖的评审工作，我也接触到了很多戏剧界的青年才俊。他们功底扎实，在舞台上有很强的表现力，他们德艺双馨，在生活中也能自重、自强、自律。我们的戏剧事业需要像他们这样的优秀才俊去打拼、传播和弘扬。我相信来自白玉兰戏剧奖的肯定，也会更加激励、鞭策、引领着他们，更好地完成自己的文化使命，给观众奉献优秀的剧目，展现中国戏剧艺术的风采。

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，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，推出更多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，要讲好中国故事、传播好中国声音，展现可信、可爱、可敬的中国形象。这让我们戏剧工作者更有底气、更有主心骨、更有自信心、更明确了努力的方向。在这次白玉兰戏剧奖颁奖晚会现场，我演唱了《丹心一片民为本》。这是京剧电影《贞观盛事》的主题曲，我也想借“白玉兰”的舞台，借这首作品，表达中国戏剧人的心声：来自人民、为了人民、造福人民，做有灵魂、有血性、有本事、有品德的戏剧人，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，为弘扬我们的民族精神，为传承我们几千年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，多出好戏，多出人才，不负党和人民的重托！

白玉兰戏剧奖已经31岁了。30多年来，从组织工作到评审工作都在不断完善，这朵“白玉兰”在中国戏剧表演艺术的沃土上不断生长，以圣洁、清雅的风姿提升着上海戏剧大码头的内涵与能级。（作者为中国剧协名誉主席、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）

玉兰花开香寰宇，丹心一片民为本

尚长荣